昆明学院学报　2016,38(4):7~10,16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儿童文学研究】

存在的真谛在想象中敞露

——畅游《小王子》的想象世界

马　力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小王子》是一部想象与哲理交融的作品。想象力不仅使作品的艺术表达更加精湛,而且使哲理的发现达到新的高度。事物的本质在想象的瞬间敞露,人类的生存方式以想象为透镜得以廓清,人类生活的诗意通过想象力得以宣发。作家在赞美想象力的同时,对儿童进行礼赞。因为儿童的想象力最为发达,他们是上帝派到人间拯救世界的天使。

关键词:圣-埃克絮佩里;小王子;想象力;想象世界;艺术表达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4-0007-04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4.002

The Essence of Existence in Imagination

—The Imaginary World in *The Little Prince*

MA Li
(College of Literary Arts,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China　110034)

Abstract: *The Little Prince* is a novel with both imagination and philosophy. Imagination perfects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meanwhile, promotes the philosophy. The essence is disclosed in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living mode of human beings is clearer by the imagination. The poetic lives are unfolded with the help of imagination. Children are highly praised when imagination is praised, since children, with their powerful imagination, are the angels from the heaven to save the world

Key words: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The Little Prince; imagination; imaginary world; artistic expression

想象力是一种创造性能力。在文学作品中,一个新的比喻或象征,往往能改变人们对事物司空见惯的认识,给人以新的感觉。在这种感觉背后,往往连着人们对该事物奥秘新的发现。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就是一部想象力丰富、哲理蕴含深邃的作品。从作品的宏观构架,到人与物的微观描写,都在新奇的想象中展开。大凡有想象的花朵绽放之处必有人所未见的存在奥秘的显现。

一、事物的本质在想象的瞬间敞露

对真理的探索是《小王子》不懈的追求,作家怀着孩子般天真烂漫的好奇心,先从小处着眼,探问周边事物的奥秘。比如《小王子》开端的情节围绕对一幅画的判断展开。这幅画在作品中还附有插图,画风带有几分稚拙的孩子气。它出自6岁的主人公“我”之手,创作灵感来自非洲丛林故事,画上画的是“蟒蛇吃大象”图。那时“我”曾把它拿给大人们看,他们都说那是“一顶帽子”。直到十几年后小王子从天而降,出现在“我”(此时已成飞行员)面前的时候,“我”又画了这幅画给他看,他一眼就认出这是“蟒蛇,它肚子里还有一只大象”。[1]透过大人和孩子对同一幅画的不同判断,不难看出大人们见到的多是事物的外形,这决定了他们的判断也不免表面化;只有孩子们能穿透事物的表面看到它内里隐藏的东西。这两种眼光的差别是思维方式的差别,

收稿日期:2016-04-17
作者简介:马力(1950—),女,辽宁凤城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归根结底是想象力有与无的差别。

想象力不仅是一种非凡的洞察力,而且独具奇妙的浪漫气质。比如小王子曾让“我”给他画一只小绵羊。我就画了一幅,他不满意。于是,“我”又画了第二幅、第三幅,可他还是不满意。他说:第一幅画上的羊“已经病得很厉害了”,第二幅画的“分明……是一头山羊,还长着角呢”,第三幅画上的羊“太老了,我要一只能活很久很久的小绵羊”。虽说小王子有些挑剔,然而透过小王子对这三幅画的评价,我们却不得不佩服小王子长了一双透视眼。他的判断不仅根据羊的外形信息,更重要的是他能透过羊的二维平面图,看穿隐藏着的羊的五脏六腑,准确地捕捉到它们的生命信息和精神状态,然后神形毕肖、一语中的加以表达。而透视的能力正是想象的能力。为了让小王子满意,“我”又给他画了第四幅画,上面只有一个带小孔的盒子,并对他说:“你要的小绵羊就在里面。”小王子对这幅画反倒很满意,他说:“这才是我想要的呢。”其实这只装在盒子里的小绵羊就跟蟒蛇肚子里的大象一样,是人们用肉眼根本无法看到的。可小王子却看得见,而且满意。这显然也是运用想象力的结果。想象力不仅赋予人虚中见实、无中生有的本领,而且给予人按照理想的方式去想象的特权。你可以想象这只盒子里装的正是一只小绵羊,而且它的大小、模样、年龄及生命状态正是你所希望的那种。这一想象的过程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直到你完全如愿为止。可见赋予被想象物以理想化的特征正是想象独具的浪漫特质,它给予想象者挥洒自如地创造完美事物的乐趣。

哪里缺乏想象力,哪里的生活就会枯燥乏味,甚至荒唐可笑。比如童话中的一个情节是:土耳其天文学家曾于 1909 年发现了一颗宇宙中的小行星,即小王子所在的 B612 号星球,并在一次国际天文学大会上报告并论证了这一发现。“但由于他身着土耳其民族服装,那时没有人相信他”。“1920 年,那位天文学家身着非常漂亮的西服,再次论证了他的发现。这一次,所有的人都同意了他的看法。”其实土耳其天文学家的“再次论证”比起先前并没有增添新的东西,变化的只是他的着装,然而接受效果却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表明大人们对于一项科学发现的鉴定凭借的并非科学准绳,而是某种社会因素。土耳其人穿本民族的服装不被认可,只有穿“西装”,表明自己对西方文化符号的认同,才能得到认可,其背后隐藏的是大人们的种族偏见和西方话语中心主义。

如果拿这个故事与孩子们辨认画的故事作对比,不难发现大人们虽然标榜理性思维,但是他们在许多领域都难以抵御来自意识形态或文化方面的影响。只有涉世未深的儿童能将这些社会因素悬置起来,凭借想象力直面事物本身,发现其内在本质和它鲜为人知的最美、最理想的一面。

《小王子》开篇的几个情节几乎都涉及到想象力问题,其功能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具有艺术表达价值。“蟒蛇吃大象”的故事足以让非洲裔以外的小读者感到新奇,增强可读性。其次,它是一个召唤结构,能把小读者带入一个“猜画”的游戏之中,可以边读、边看、边思考。在谜底揭穿的时刻,会给读者带来恍然大悟的惊喜或是猜对了的满足感。再次,这一过程足以让读者认识想象力的非凡魅力,增长智慧。最后,从结构功能上看,根据嵌套结构理论,局部的结构正是整体结构的缩影。这意味着想象力作为童话开端部分所强调的,也将是贯穿全篇要着重凸显的主题意蕴。[2]

二、在想象的透镜中捕捉成人的生存状态

揭示现代人类的生存状态是《小王子》哲理性的集中体现,它通过童话的主体部分——小王子游历七个星球的情节加以表达。这部分情节叙事会令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在人物塑造与氛围营造方面,作家采用夸张手法,喜剧味十足,而对于其本质——人类生存状态的揭示,则主要通过想象的透镜来捕捉,进而显现社会想象的巨大价值。

在小王子游历的第 325 号星球上生活着一位“国王”,他是一个“专制君主”。他一见到小王子便惊呼:“啊! 来了一个臣民。”接着他便以“宫廷礼节”为由,谴责小王子竟敢当着国王的面“打哈欠”。在小王子分辩之后,他又“命令”小王子“再打一个”。尽管他的谴责和命令翻云覆雨,完全违反人的生理规律,但他却依然坚持,“因为国王认为,最重要的是他的权威”。他还声称“我一下令,诸星从命,倘有违抗,绝不容情”。可是当小王子说“我想看一次日落……请您命令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国

王立刻落入窘境:他不敢下令日落,因为他明知太阳不可能按照他的命令落下,自然也无法让太阳“从命”,更无所谓在太阳不从的情况下“绝不容情”。小王子只用一根小手指轻轻一碰,便戳破了国王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本质。小王子游历的第 326 号星球上住着一位虚荣迷,他自诩是“最英俊、最华丽、最富有、最聪明的人”,可是他的星球压根没有第二个人。他大言不惭地称小王子为他的“崇拜者,强迫小王子为他鼓掌,好享受一下脱帽向崇拜者”致意的惬意。膨胀的虚荣心遮蔽了他的良知,使他无法认清自己是谁,更无法对自我做出正确的评价。他的自吹自擂、自欺欺人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不仅滑稽,而且不可救药。小王子接下来游历的第 327、328、329 和 330 号星球上,分别住着失去理智的酒鬼、贪婪的商人、辛苦的点灯人和无真才实学的地理学家。他们的人生无不陷入悖论之中。他们或受自己欲望的驱使,孤注一掷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或是自己的恶习、偏见乃至他人制定的“章程”的奴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而小王子游历的第七个星球——地球“从稍远的地方望去,那景象好不壮丽辉煌”,然而从近处观察,这里的国王、虚荣迷、商人等六种人的数量比起前六个星球来无不呈天文数字增长,大约有“二十亿人”。可见地球人的生活更加令人担忧。

小王子亲眼目睹的七个星球上的六种人,代表人类六种不同的生存状态及灵魂类型。从社会层级上看,他们大致可分成两个阵营:一方是统治欲、占有欲极强的人,他们或对权利、财富感兴趣,或图虚名,自命不凡;而另一方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会抱怨很忙、很累,却不明原因,更不思改变现状的人。这两大阵营构成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

尽管他们各自的身份、欲望、追求不同,但他们的思维模式却惊人的一致:都固守现实逻辑,思想被囚禁在现实的泥淖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思维缺陷,即如小王子对地球人的评价——“这里的人居然连一点想象力都没有,只是重复别人对他们说的话”。正是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式决定了这六种人都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能踩着别人的脚印前行,过前人一样的日子。由于缺乏社会想象的能力,他们便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为自己设计、开辟更美好的未来,从而陷入历史的循环之中无法解脱。没有社会想象力的人,就没有历史创造力。失去创造历史能力的人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历史性,因为历史的本质是创造,是进步。

缺乏想象力的人在灵魂类型上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从人性上看,这六种人全都缺乏人的气息,没有人的情感,不是把自己物化为追名逐利的机器,便是沦为会呼吸的劳动工具或“糊涂虫”。正如小王子批评那位商人时所言:“他从来没闻过一朵花,他从来没看过一颗星星,也从来没喜欢过任何人……这哪是人呐,这是个蘑菇!”将一个活生生的人抽空、压扁成单面人,将有灵魂的血肉之躯变成一个“蘑菇”似的非人,这正是现代人类生存状态和他们的灵魂类型的形象写照!

《小王子》透过对大人们生存状态和灵魂类型的表现,有力地抨击了现代社会生活的荒诞和灵魂不断下沉的心灵危机。通过对其形成原因的揭示,足以表明想象力在推动社会历史前进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当我们把想象力和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灵魂类型联系起来思考的时候,社会想象的重要性就被提升到历史变革与人性擢升的高度。想象力是描绘人类社会美好愿景的远眺力,是推动历史前行的引擎,是人性自我完善的内在潜能。

三、透过儿童的想象宣发生活的诗意

从主题的视角看,《小王子》的哲理光辉不仅体现在对事物本质的洞见与对人类生存状态和灵魂类型的揭示上,更在于对人类生活诗意的寻找与宣发上。而生活的诗意则是打破现代生活荒诞魔咒、完善人性的法宝。

毋庸置疑,生活的诗意在七个星球的六种人那里是找不到的。无论是不可一世的国王、天下“最”字号的虚荣迷,还是财迷心窍的商人,乃至学问“了得”的地理学家,无不孤身一人独守星球,所以孤独是他们共同的宿命。地球很大,人也很多,但令小王子吃惊的是这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大人们都背负着竞争的压力,为了得到自己所要的东西一刻不停地奔忙,唯独不懂用心看世界,也不理会驯养与被驯养的道理。正如狐狸所言:“人们再也没有时间去认识别的什么事物了。他们总是到商人那里去买现成的东西。但是,由于世界上还没有出售朋友的商店,所以人也就没有朋友。”[1] 因此他们彼此之间

只有利益关系,而无情感需求,他们在浪得虚名、满足物质欲求的同时,失掉了人生最宝贵的友谊和爱,失掉了最后的玫瑰。其结果必然“就是到了有人的地方,也是同样的孤独”。

能在心灵荒芜的地球发现诗意的只有儿童,因为他们不在意自己从这个世界上得到什么和得到多少,只在意自己心灵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又与想象力互为表里。比如狐狸曾对小王子说:“我的生活单调乏味;我捉鸡,人捉我……但是如果你驯服了我,我的生活就会充满欢乐。我会分辨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声。别的脚步声会叫我躲进洞里去,而唯独你的脚步声会像音乐一样,唤我出洞来。再说,你瞧瞧,你看见那边的麦子了吗? 我从来不吃面包,小麦对我毫无用处。麦田也不会使我产生联想。这是多么可悲啊! 但是,你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一旦你驯服了我,那将是多么美好啊! 那金黄色的小麦会使我想起你来。于是就连那滚动在麦田里的风声,也会叫我喜欢听的……”狐狸关于驯服的一番话表达出三层意思:一是“驯服”乃是人们获得友谊的桥梁,是获取幸福快乐的源泉。人们只有互相驯服,才能打破彼此之间冷酷的生物链关系,真正进入情感上彼此需要的甜美境地,幸福快乐正从相互需要中产生。二是驯服本身就是想象的产物,它是作家对人与人新关系的设想。它以约定与等待的方式出现,是一个令人激动、引发联想的过程。伴随着等待、远观、接近、陪伴,直到双方离不开的过程,人的孤独感才会逐渐消失,幸福快乐的感觉才能发芽、生长,直到开出美丽的花朵。三是想象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而带着爱心去想象,不仅能获得快乐,而且会扩大、升华为一种心灵的幸福感。狐狸会透过脚步声的分辨,在期待小王子来临的脚步声中获得内心的愉悦。狐狸还由爱小王子而爱小王子头发的颜色,由此又爱上了和小王子的头发有着相同颜色的小麦,由爱小麦又到爱生长小麦的麦田,再由爱麦田到爱滚动在麦田里的风声。这是一个有着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爱屋及乌的过程。爱如波浪般一波接一波地向外扩展开去,爱的感觉扩大几分,黑暗与寒冷就退却几分,光明与温暖就增加几分,随着爱的不断扩大,最后在心灵深处凝聚成一种包容整个世界的大爱。这就是想象力所具有的改变世界与心灵的无法穷尽的力量。相反,倘若没有联想和想象,爱就不会被感知,爱的感觉就不会扩大开去。可见想象力与人的爱心互为表里,成正比增长。

想象力不仅能扩大爱心,还能升华爱。比如小王子和飞行员的“我”一起在沙漠上找水喝的时候,小王子一边摇动着车水的辘轳,一边惊喜地对“我”说道:“你听见了吧,我们唤醒了这眼井,它现在唱起歌来了。”“唤醒”赋予井以生命感,而“唱歌”则是井和辘轳内心诗意的外显。从艺术视角看,这是拟人化艺术手法造成的神奇表达效果。但若从存在主义的视角看,则是小王子透过井与辘轳对存在奥秘的发现,自然有情有灵的内心世界,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向人类敞开。当小王子喝水的时候,他又说:“这水就像节日一般美好、甜蜜。这永远不止是一种饮料。这水,是在披星戴月的旅途中发现,是在辘轳的歌声中,经过我双臂的劳动得来的。它像一件礼物似的慰藉着心田。”水的甜蜜、解渴,这是凭味觉就能获得的感受;但水能慰藉心田,则需要将水在舌尖上的感受上升到心灵感应的高度,单凭感觉无法奏效,唯有想象才能抵达这一精神境界。想象力是帮助人类实现认识飞跃,使幸福感得以提升的思维武器。

小王子对于星罗棋布的夜空的认识则使想象力的魔力又得到进一步强化。星星虽是地球人常见的宇宙景观,但“人们眼里的星星并不是一样的。对旅行者来说星星是向导,对别的人来说星星只是些小亮点。而对于学者来说,星星就是他们研究的对象。对“我”遇到的那个商人来说,星星就是金钱。但是这些星星从不开口分辨,唯独你的星星是任何人都不曾有过的”。人们眼中的星星之所以和“你”(飞行员)眼中的不一样,是因为在他们眼中星星只分有用和没用两种。而对于飞行员来说,星星才敞开心扉,露出它爱的灵魂。这种爱来自小王子对飞行员的友谊,他把笑声赠给飞行员做礼物,他所在的星球才变成会笑的星星。星星由实用主义的猎获物变成一种精神的象征体,这是人类对万物本质认识的升华。这两种认识之间的巨大鸿沟只有凭借想象力的翅膀才能飞跃过去。也就是说,只有想象力才能赋予人的心灵以诗意,只有想象力才能认识万物的心灵世界。

(下转第 16 页)

社会声音,充满了独特的在地书写的现实色彩,同时又对原住民文化与汉文化间的冲突与兼容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小说巧妙地以幻想的方式,让噶玛兰子孙亲近乡土、体会自己祖先的生活,生动地诠释了他们由否定、狐疑、同情、进而认同族群血缘的过程。《少年噶玛兰》中多元主题的呈现使得文本更为丰富,使得时光之门的幻想色彩、历史成分的现实感受,以及"贴近乡土、探源寻本"的在地书写文化传承变得更为厚重。经由文本情节带领,我们也跟着书中人物一起游历植根于土地的乡土情怀。植根于其民族文化沃土的书写,既是少数民族作家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同时也是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点。李潼通过在地书写重新建构了先祖们曾生活过的生活图景,通过时空转换的方式连接了当下少年群体与母体文化,从而让他们通过幻想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传统的认同,使少年人明确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表明他们知道并认同了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和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潼. 少年噶玛兰[M]. 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1.

[2]张羽,陈美霞. 镜像台湾——台湾文学的地景书写与文化认同研究[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148.

[3]乔纳森·弗里德曼. 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M]. 郭建如,译. 北京:商务印书, 2004:142.

[4]班马. 两岸现代少年小说发展前景的随谈[J]. 儿童文学家, 1994(10):153.

[5]方忠. 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312.

[6]夏曼·蓝波安. 八代湾神话[M]. 陈鑫,译. 台北:晨星出版社,1992:128.

[7]何琼. 台港文学:民族文化的艺术透视[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91.

(上接第 10 页)

想象力能扩大人的幸福感。比如小王子曾说,"这就好比是花。要是你爱上了某颗星星上的一朵花,那么,当你在夜间仰望星空的时候,你就会感到甜蜜愉快,漫天的星星都开遍了鲜花";"夜晚,你看看漫天的星斗吧","因为我在那里笑,那么对你来说,就好像所有的星星都在笑",满天的星辰都会变成"会笑的小铃铛"。这些"会笑的小铃铛"不仅意味着人的幸福感在不断升华,而且意味着整个天地之心——爱的奥秘的敞露。唯有想象力使隐藏的天地之心骤然变得向天上的星星一样透明可视、温暖可感。有了爱的天空,儿童以及有童心的大人才能找到诗意地栖居的感觉。

畅游《小王子》的幻想世界,从对一幅画、一朵花、一口井乃至满天星辰的洞见,到对现代人类生存状态的去蔽,再到对人类诗意栖居的探寻与宣发,深刻展现了想象力所具有的巨大认识价值,以及对未来诗意生活的发现与创造意义。它不仅给人类一双慧眼,还给他们以温暖的情怀,让人生从单调乏味变得充满生机、诗意盎然。作家在尽情施展想象力地的魔力的同时,还对想象力最为丰富的儿童致以深情的礼赞。儿童因为想象力而聪明睿智,因为想象力而一身诗意!他们是这个世界的良知,是上帝派来拯救现代人类的天使!

[参考文献]

[1]圣-埃克絮佩里. 小王子[M]. 胡雨苏,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2]马力. 无意识与儿童文学作家创作[M]. 昆明学院学报,2014,36(2):1-4.